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英雄~1

第十九回 日人肆行淫婦女 韓國又失審判權

上回書說的，是那高麗國失財政巡警權，這一回說，高麗失審判權。他那審判權怎麼失的？也有個原因，在前上美國留學那一群學生，內中不是有一個岳公嗎？此事就因只岳公娶妻而起。岳公之妻，怎麼就能把高麗審判權失了？列位不知，聽我細細的說一說。單說岳公娶妻劉氏，小字愛戴，是平壤城北會賢莊，進士劉真生之女。生的花容月貌，傾國傾城，不亞如廣寒仙子。以小又從他父親讀過書，曉得綱常倫理。平壤城裡，要講究才貌姿色，婦女之中，算靡有趕上他的就是了。十八歲那年過的門，夫妻甚是相得。過了一年，岳公上美國去了，愛戴就從著公婆在家度日。

光陰在蔭，不知不覺的，就是二年有餘。這一日劉家趕車來接愛戴，言說他母親有病想他。愛戴聽這個消息，就稟報了公婆，說：「是我母有病，命人前來接我，我想只去看看老母病體如何？」岳公夫婦說道：「你母有病，你那可不去看看呢，再說咱們家中，也用不著你作甚麼，你就快快的拾道（掇）著走吧。」又說道：「你把咱家的果品食物，與你母親拿點去。」愛戴說：「是，兒媳尊命！」於是愛戴回到自己屋中，拾道（掇）東西去。

單說岳公有一妹妹，名喚香鈴，年方十五歲，生的是品貌無雙，溫柔典雅，素日與嫂嫂最相善，天天跟著學習針指。這一聽說他嫂嫂要出門，他也要跟著去，遂也稟告了父母。他父母素日最愛喜他，也就應許了他啦。於是就拾道（掇）了拾道（掇），過了一會，愛戴收拾完畢，過來拜別了公婆，領著香鈴坐上車子，可就撲奔會賢莊走下來了。

好一個劉氏愛戴女娥皇，他一心要上家中探老娘。繡房裡梳裝已畢後房去，拜別了公婆二老出庭堂。帶領著小香鈴把車上，岳安人送他故（姑）嫂到門傍，說：「兒媳到家見了你父母，千萬要替著老身問安康。就說是老身無空來問病，捎去了一點薄禮表心腸。香鈴兒十五六歲孩子氣，別讓他無故說李與說張。為女孩說語要不加拘管，必使喚人家外人說短長。走道上總要時時加仔細，防備那胡匪強盜把人傷。」

老安人囑咐以（已）畢回房去，他姑嫂坐車奔了會賢莊。劉愛戴坐在車上心暗想：「也不知我母因甚病在牀。年邁人得病多半思兒女，若不然不能接我回家鄉。」這佳人正在車上胡思想，忽覺著夏日清和天氣暢。但只見遠山聲（生）翠含嫩綠，近處裡野草鮮花氣馨香。雙雙的燕子銜泥空中繞，對對的蝴蝶尋香花內狂。蜜蜂兒抱著漢珠歸枯木，家雀兒覓蟲哺雛奔畫堂。滿堤邊桑枝向日蠶織繭，各處裡麥浪迎風遍地黃。愛戴娘觀著物景忽觸動，叫了聲：「香鈴妹子聽言良。咱姑嫂兩月未出城外看，這風景比著從前分外強。際是時花草宜人天氣暖，為人的不可虛度這時光。士子宜苦坐南窗求經綸，農夫宜鋤草扶苗壟頭忙。作工的發明機械心路暢，營商的貿易別家不淒涼。就是那朝廷大老君與相，也當宜安排政治保家邦。咱國家人民昏愚治政策，那君臣還在朝中睡黃粱。這時候若不圖謀保國策，豈不是白費這個好時光？韶光兒一去無有回來日，咱的國一弱何能轉盛強？」

他姑嫂正在車上閒談話，猛抬頭看見一座大山岡。兩邊鄉樹木叢雜人跡少，猛聽那古寺鐘鳴響叮噹。這佳人正然觀看遠山景，忽聽的後邊有人話短長。一回頭看見三個日本人，緊跟著他那車子走慌忙。愛戴娘以（一）見日本心害怕，說：「他們幾時跟隨到這鄉？」日本賊狗見佳人回頭看，一個個心懷不良發了狂。這個人說：「這個媳婦多俊俏。」那個說：「那個姑娘也很強。」這個人說：「咱國無有這美女，真不亞月宮仙子降下凡。想無法將他二人得在手，與咱們雲雨巫山把妻當。」他三人一齊說著進山口，立刻間生出一種壞心腸。走到了樹木深密無人處，他三人一齊上前把路擋。跑上前去把車夫打，將車夫推倒地當央。這一個扯住愛戴懷中抱，那一個拉著香鈴內藏。這佳人見事不好高聲喊，那日本立刻說要行不良。

眼睜睜他姑嫂要失節，忽然間來了二位強壯郎。他二人手提大棍往前跑，到跟前大棍就往空中揚。只聽的哇又一聲招了重，二賊子一齊打倒地當央。那一個見事不好要逃命，被樹枝掛住衣裳無處藏。他二人一齊上前忙捉住，用繩子將他三人綁樹上。次又將車夫，香鈴忙扶起，那佳人這才過來話短長。

話說那三個日本，將他姑嫂拉下車子，就要肆行姦淫，眼瞅只就要靡救，只見從樹林中闖出兩條大漢來，手持大棍，跑到跟前，將那三個日本賊打倒，綁在樹上。次又見車夫、香鈴倒在地上，他二人又上前扶起。愛戴娘也從那邊過來。那二人問道：「你們是望那裡去的？幾乎遭了危險。」愛戴遂將姓氏家鄉，始末從頭對他二人說了一遍，遂問道：「義士高姓大名？那裡人氏？今蒙救命之恩，刻骨難報，望祈義士留下姓名，請至我家，小婦人重重的賞賜吧。」他二人一齊說道：「咱們全是高麗國的人民，那日本人前來欺服（負），無論誰都當宜相救。況且咱們相離不遠，禮當患難相恤。日本子肆行淫虐，我們那可坐視不救呢？救你們本是我二人應盡的義務，豈可言謝呢？」又說道：「這個地方叫留雲浦，此山叫作落雁山，我們是兄弟二人，我名張讓，他名張達，就在這山南炮手窩堡住著，以打獵為生。今日早晨打了一隻白鷺，不知落在那鄉，我兄弟二人正在此尋鷺，忽聽你們招呼救人，所以我二人才來的。」愛戴聞言，說道：「就是張家二位義士了。」遂拜了兩拜。他二人秉手當躬說道：「豈敢豈敢！」張讓又對著張達說道：「你去把鄉約地方找來，讓他們把此三個賊使（子），送到審判廳處問罪。」張達領命而去。張讓又跟愛戴說道：「你們不必搶（串）親戚了，可以坐車回家去，與這日本人打官司吧。」愛戴以（一）聽，說道：「可也是呀。」遂叫香鈴上車。那香鈴站在那邊，如癡如呆，一言不發。愛戴知道是被賊嚇著了，遂將他抱在車上。這個時候，那張達也將鄉約地方找來了。那鄉約地方到在跟前，從樹上將他三人解下，從（重）新綁上，帶著望審判廳去送。張氏兄弟也跟著去作甘（乾）證。那車夫復又抹過車子，趕只回岳父（府）而去。

單說那鄉約地方，同著張氏兄弟，將那三個日本人，送到審判廳。這審判廳的廳長，姓雷名地風，素日最恨日本人。當日接了留雲浦鄉約地方，所報的日本人強姦婦女的案子，立刻升堂，將他們一幫人全喚上堂去。先叫那鄉約地方說道：「日本人怎麼姦淫婦女，姦淫的是何人家的婦女？你二人從頭說來。」那鄉約的地方一齊上前，施禮說道：「大人不知，只道城中嶽懷高的兒媳劉愛戴，同著他小姑岳香鈴，去上會賢莊劉真生家中串門。路過那落雁山，這三個日本人，見色起意，將他姑嫂拉下車來，就要姦淫，多虧了張讓兄弟，將他們救下，又再（把）這三個賊拿住，報於我二人。我二人看這事非小，所以才將他三人押著，送到這鄉。」雷大人又問那張氏兄弟，說道：「這三個日本賊，是你二人拿住的嗎？」張讓、張達說：「是我二人拿主（住）的。」雷大人一聽此言，衝衝大怒，叫：「衙役們！把那賊人與我帶上來！」那衙役們一聽此言，哄的一聲，把那三個日本賊，一齊拉到堂上。雷大人一見可就動起怒來了。

雷大人坐在堂上怒衝衝，罵了聲：「日本賊人禮不通。咱兩國通商定約原為好，你三人為何到此來行兇？無故他把我婦女來姦淫，看起來這事實在是難容。你國裡婦女必然與姦淫，若不然為何到此胡亂行？縱就是你國婦女與姦淫，咱兩國法律焉能一般同。咱兩國法律既然不一樣，你三人這樣作來就不中！你國人在此胡行非一次，尋思起把人眼睛活氣紅。看起來你們盡是欺侮我，今天我一定不能來寬容。」雷大人越說越惱越有氣，忙把那三班衙役叫一聲：「上前去將他三人捆倒地，與我打八十大板莫留情。」眾衙役隊（一）聽大人吩咐下，一個個拿起板子抖威風。走上去將他三人按在地，五花板就往他們身上招（揍）。立刻間每人打了八十板，但見那賊子手上冒鮮紅。雷大人以（一）見衙役打完了，他又在大堂以上開了聲：「我今天實在寬容你三個，聽一聽岳父婦女他的聲。那婦女要是因此得病喪了命，我一定讓你三人把命釘。叫衙役將他三人押在獄，然後再去請那位岳懷高。」

眾衙役領命而去咱不表，再說那大人名叫雷地風。大堂上拿出紋銀整十兩，賞與那張讓、張達二弟兄。「你二人拿賊有功應受賞，將銀子帶到家中度時光。」他兄弟謝恩已畢領銀去，鄉約也跟著他們回家中。雷大人一見他們全去了，自己也下了大堂後宅行。押下了此事咱且不表，再把愛戴姑嫂明上一明。

話說劉愛戴領著香鈴，回到家中，下了車子，將小姑香鈴也抱下來，然後又對車夫說道：「你回去對我爹娘說，要想我改日再

來接我吧。」那車夫說：「是了。」遂趕車回家而去。

單說愛戴娘扶著香鈴，來到後堂，將香鈴扶在炕上，次又與公婆問安。岳老夫婦說道：「你們姑嫂怎麼回來了？」又說：「香鈴他怎樣的了？」愛戴遂將日本怎麼行兇，怎麼被人救的事說了一遍。岳老夫婦一聽此言，氣的面目改色，一齊說道：「這日本人真無禮，幸虧有張氏兄弟相救，要不然，你姑嫂一定被他污辱了。」愛戴說：「那事先不必提了，還是請個先生，與我妹妹治病才是呢。」安人遂到香鈴身傍說道：「孩兒你怎的了？」那香鈴一言不發，吁吁的直喘。安人一見香鈴的病體甚重，遂請了好幾位先生，吃了好幾付藥，病體也不見好，尚且加增。岳老夫婦也是無計可施。忽有家人來報導，說：「啟稟老爺得知，外面有二個公差，請你上審判會話。」岳懷嵩說：「你去告訴那公差，就說是我姑娘，被日本人嚇病了，今日無空，有事改日再辦。」家人出去，將那話告訴與公差，那公差一聽，也就回去了。

單說那劉愛戴在後堂煎湯熬藥，伺候小姑香鈴。到了天黑，安人說道：「媳婦你回房安歇去吧，夜間我老身扶持他吧。」於是愛戴辭別了婆母，回到自己屋中，坐在炕（炕）上，尋思起白天之事，可就落起淚來。

劉氏女悶坐房中淚盈盈，尋思起白天之事好傷情。「只因為母親得病把我想，我這才領著小姑出門庭。那知道中途路上逢[賊]寇，日本人將我姑娘來欺凌。幸虧有張氏兄弟來搭救，若不然我們貞節保不成。這貞節雖然未失也丟丑，又嚇病我那小姑名香鈴。那病體吃藥不把功效見，看光景恐怕難保死與生。香鈴妹一旦不好喪了命，我還有甚麼顏面對婆公。我丈夫美國裡求學把書念，算起來去了二年有餘零。我在家創下這樣大醜事，豈不是挖我丈夫好聲名。外人都說我被日本人羞辱，這聲名跳在黃河洗不清。我今夜不如一死遮百丑，免去那外人笑話不住聲。丈夫呀！你在美國學堂住，那知道為妻今夜喪殘生。咱夫妻今生今世難見面，要相逢除非夜晚在夢中。望丈夫好好在那求學問，回國時好替為妻報冤橫。要能夠剿除日本與韓國，社會上也是赫赫有聲名。次又將高堂老母心中想，咱母女今生也恐難相逢。別人家養女都是防備老，你老人竹籃打水落場空。母親呀！有著（朝）一日歸地府，孩兒我不能弔孝去陪靈。」哭了聲生身老母難見面，歎了聲半路夫妻不相逢。這佳人哭罷一會忙站起，在樑上掛了三尺雪白綾。用手挽個豬蹄扣，雙足站在地當中。將脖子伸在扣兒內，但見他手又舞來腳又登。不一時手腳不動魂靈飛散，可惜那多才多智女花容。繡房裡愛戴懸襟咱不表，再把那岳老夫婦明一明。

話說岳老夫婦看她女兒的病，一會比一會增加，心中甚是發急，趕到天道將亮的時候，那香鈴忽然哇了一聲，氣絕而亡。他夫妻一見香鈴背過氣去，連忙招呼，招呼了半天，也靡過來，可就哭起來了。

老安人一見香鈴歸陰城，你看他跺足捶胸放悲聲。說：「我兒得病為何這樣快，是怎麼一夜就喪了命殘生？我的兒你死一生只顧你，拋下了為娘一身苦伶仃。昨早晨咱們娘倆還談笑，為甚麼轉眼就把為娘扔？像你那樣精神伶俐百般巧，讓為娘怎麼能夠不心疼？為娘我就生你們兄妹倆，從小裡愛似珠寶一般同。你哥哥現今留學在美國，我也是常常掛念在心中。孩兒你一見為娘我愁悶，就對著為娘來把笑話明。只誠（曾）想常常在家為娘伴，那知道今早偶然把命坑。你這命是讓日本活嚇死，若不然煞（啥）病也靡有這樣[凶]。娘只為你們姑娘最相好，為讓你跟著嫂嫂離門庭。早知有今朝這個兇險事，斷不能讓你離了娘手中。」老安人越哭越痛淚如雨，好比似萬斛珍珠滾前胸。後堂裡安人哭的如醉酒，又聽那丫鬟過來稟一聲。

話說安人正在房中痛哭愛女，只見跑過來一個丫鬟，說道：「太太不好啦！我方才起來，上前堂掃地，只見我們少太太吊在樑上死了！」岳老夫婦說道：「怎麼你少太太吊死了？」丫鬟說：「吊死了。」他夫婦一聽此言，慌忙跑到那屋中，只見愛戴吊在樑上，急命丫鬟將他解下來了。[丫]環上前解下來，放在炕上，已經挺屍了。老安人一見，又痛哭了一氣，遂命家人，上街買了兩口棺材來，將他姑嫂盛殮起來。岳懷嵩說道：「夫人你在家中也不要哭，多哭也是無益。我去上那審判廳，告日本人，與咱姑娘媳婦報仇要緊。」安人說：「你去吧。」

於是岳懷嵩出了家門，來到審判廳，見了廳長雷地風，把香鈴嚇死，愛戴弔死之事，對他以（一）說，雷廳長說道：「我怕有此事，到底靡免了。此事昨日出差回來對我一學，我就知今愛病不好，可靡尋思你那兒媳自盡之事。到如今你也不必憂愁，我必讓那三個日本賊，與他姑嫂抵償也就是了。」懷嵩說道：「大人你酌量只辦去吧。」遂辭別大人，回到家中，命人將他姑嫂埋葬了，單聽那雷大人處治日本賊的信息。

單說那雷地風送走了岳懷嵩，立刻升堂，把那個日本人提出獄中，問成死罪，定了一強姦幼女，致傷性命的案子，遂急拉到法場斬首。那岳老人夫婦聽說，甚是解恨。且說雷廳長，將那三個日本賊斬首，當時驚動了滿城日本人，一個個來到他們領事衙門，把此事對他們的領事一學。他那領事聞聽此言，急忙修了一封書子，打到漢城統監衙門。

那伊藤當日接了這封書子，暗中就想出來一個破壞高麗的毒策，遂坐上車子，到韓國總督府，見了李完用諸人，說道：「咱兩國通商，我國人在你們這邊，要是犯了罪案，宜送在我國領事衙門定罪才是。現在有我們國三個人，在那平壤地方，不知做了甚事，就說他們強姦婦女，遂定了死罪斬首。我國裡自來就靡死罪，就是有死罪，也當宜送到我們的衙門發落，你們斷不可私自就殺了。看起來，我國人受你們的法律壓迫，真是可惜。從今後，你國的審判廳，全得歸我辦理。要不然，你這國家，也靡法保護我們的人民，受你國的屈也是太大了。今天我與你們知道，明天我就實行，答應不答應？」說罷坐上車就回統監衙門去了。那李完用等一個個啞口無言，甘（乾）聽著人家日本人去辦。到後來高麗審判權，又歸了日本人手，可就越[發]的不好了。